

世界著名大律师辩护实录丛书

林正 李巍◎编译



一场法庭审判，不仅仅是在唇枪舌剑与智慧的较量中展现出来的激动人心的一面，事实上，它更是对真理的求索。辩护律师的任务就是重新组合过去发生过的事件，并为他的当事人提出具有说服力的事实。他就像考古学家一样，必须去寻找和挖掘陈旧的证据。充分的准备工作使愚蠢的人变得聪明，聪明的人变得出色，出色的人变得稳操胜券。

——路易斯·尼察

我只忠于法律！（下）



美国辩护大师路易斯·尼察 (Louis · B · Nizer) 的法庭舌战传奇

The Defense Never Rests

中国商业出版社

世界著名大律师辩护实录丛书

我只忠于法律!(下)

林正 李巍◎编译

中国商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只忠于法律 / 林正, 李巍编译. —北京:

中国商业出版社, 2010.11

ISBN 978-7-5044-6980-9

I. ①我… II. ①林…②李… III. ①尼察, L. —生平事迹
②律师—辩护—案例—美国 IV. ①K837.125.19②D9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16188号

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010-63180647 www.c-cbook.com

(100053 北京广安门内报国寺1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 * *

787×960毫米 16开 34.5印张 474千字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68.00元 (全2册)

* * *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三章 妻子们的救世主——“罗斯之战”及其他案件

- 1. 痛苦和仇恨 250
- 2. 罗斯夫妇之战 252
- 3. 婚姻中的暗角——性畸变 263
- 4. 尼察律师的精神疗法 279
- 5. 谁是最后的阿斯特夫人 282

第四章 律师的才能——歌曲《朗姆酒和可乐》剽窃案

- 1. 理直气壮的剽窃 294
- 2. 找出原创作者 297
- 3. 寻找有力的证据 300
- 4. 一位意外的证人 309
- 5. 努力接近真相 310
- 6. 果真是巧合吗 312
- 7. 谁是真正的作者 329
- 8. 戏剧性的表演代替不了事实 342



9. 斯佩思：真正的“证人杀手”	349
10. 裁决：假象难敌真凭实据	360

第五章 盘询的艺术——一桩美国的纳粹事件

1. 泥浆与诽谤	364
2. 在《圣诞宣言》的背后	365
3. 弗尔斯泰：一个真正伟大的人	368
4. 孤军作战的知识分子	372
5. 被告维克多·里德的陈述	379
6. 让历史来证实	380
7. 戏剧的开场白	385
8. 尼察发动全面进攻	387
9. 站在海外纳粹阵营的前沿	395
10. 反纳粹的幌子——内部权力斗争	403
11. “我是 90% 的纳粹！”	411
12. 谎言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	412
13. 关于冯·斯蒂本的争论	415
14. “忠诚”的美籍德国人	421
15. 事实得到了证实	435

第六章 不带血腥的战争——米高梅公司代理权诉讼案

1. 窃取大笔财富的技巧	438
2. 寻找米高梅王国的统治者	441
3. 梅耶的如意算盘	445
4. 汤普林的最后通牒	448
5. 刀架在了脖子上	449



6. 尼察参加斗争	452
7. 剪除沃格尔的臂膀	454
8. 信件大战	456
9. 敌人进入堡垒	462
10. 诋毁的迷雾	463
11. 突如其来的墙头草	467
12. 来自赫勒公司的危险	470
13. 敌人酝酿已久的阴谋	471
14. 总裁还是总裁	476
15. 不容藐视的声明	484
16. 赫勒公司收回了报告	486
17. 双方力量的对比	492
18. 暴风雨来临	495
19. 初战告捷	501
20. 在特拉华州法院的全力反击	506
21. 等待最后的审判	512
22. 将战场摆到联邦法庭上	515
23. 重组董事会	520
24. 决战股东大会	521
25. 牧羊犬的故事	528



1. 痛苦和仇恨

婚姻诉讼案比其他诉讼案会给双方带来更多的痛苦和仇恨。

在尼察漫长的律师生涯中，他领教过许多形形色色的诉讼案件。在这些案件中，有受骗的商人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利益，在法庭上给那些骗子以致命的打击，使他们一蹶不振；有作家们为了保护版权而作的斗争，他们把作品的版权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珍贵；同样，许多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也因陷入各种诉讼纠纷中，甚至断送了自己的艺术前程。

他还曾见过社会名流不遗余力地反击，因为那些无端的诽谤和控告足以毁掉他们一生的努力。还有孩子控告其父剥夺他们的权利，或者同胞兄弟无情地自相残杀。

他也曾见过，在原告的重重围攻之下，被告歇斯底里地加以还击，或是被告为了保护自己多年苦心经营的财产，反对政府解散其公司的企图。

他还参加过遗嘱纠纷案件的处理，在这些案件中，亲属中的每个人都是其他人争夺遗产的眼中钉、肉中刺。

所有这些诉讼最终都导致了憎恶、仇恨和惩罚，斗争过程残酷无情。

但是，即便是最具挑战性的诉讼案件，也没有哪一件能与婚姻之争的恶毒程度相匹敌。

在纯粹的、不掺任何假象的婚姻诉讼案件中，矛盾双方随时准备刺伤他们曾经深爱过的人的心脏和灵魂。哪怕是一个平时具有幽默感和自制力的男人，在此情况下，也会毫不留情地坚持控告他的妻子，尽管他的这种幽默感曾经非常有分寸，这种自制力也曾令人钦佩。一旦指控成为事实，任何一个体面的男人都不会掉以轻心，因为控告孩子的母亲不是一件闹着玩的事情。



换言之，即使一位生性温柔善良的妇女在报复她的丈夫时，也往往将昔日的恩爱置之脑后。她会给丈夫的朋友们写信，对他进行恶意攻击；在丈夫的办公室里制造令人尴尬的场面；在公共场合对丈夫拳脚相加；甚至还给税务部门写匿名信控告他，让丈夫被拘留。没有一个人会顾及被无辜卷入他们战争中的孩子，相反，却在孩子耳边反复说对方的坏话。彼此间的愤怒和复仇烈焰永远不会熄灭，因而一场婚姻之战在所难免。

尽管婚姻诉讼是尼察的律师生涯中一个不太重要的部分，尽管他也成功地替许多知名人士在不惊动新闻媒介的情况下打赢了官司，但还是有一些案子成为了各种报纸竞相报道的焦点。

虽然尼察曾为许多丈夫代理打官司，但是，他代表女当事人向男方提出大笔数额的赡养费，已给人们造成了一种错觉：他是各位妻子的武器，是替她们在法律上伸张正义的救世主。这令他都感到非常窘迫。

当他在社交场合碰见一对夫妇时，妻子便高兴地对他说：“我一直都很想见到你。我多次对亨利说，如果我要告他并申请离婚时，我就要请您做我的律师。”

她丈夫马上反驳说：“尼察先生，我也多次对她说，我要抢先请您。您会很乐意做我的律师，是吧？”

这些犀利而又幽默的奉承，的确只是相当老练的逗乐，但这揭示了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婚姻关系呢？他们嘴上说笑，话中带刺，私下里暗自盘算夫妻关系到尽头时的得失。像这样的夫妇怎么能够真心相爱，厮守到老呢？

尼察试图掩饰他的窘迫，委婉地说他不会接受他们的邀请，因为在他看来，他们谁也不愿失去谁，但对一个陌生人做这样的保证是多么令人可笑的事！



2. 罗斯夫妇之战

为了避免婚姻纠纷诉讼案，人们还需要探索许多明智的方法来成功地解决这类纠纷。尼察在处理这类争端时，几乎都采用庭外调解的方法，只有极少数的案子才被推上法庭。结果，双方在法庭上互相攻击，被新闻传媒界的传播和渲染得几乎人人都能窥视到双方的隐私。

比利·罗斯案就是个明显的例子。和许多同类案件一样，它本可以在庭外和平地解决。

当初，报纸只作了一些零星的报道：乔尹斯·马修斯曾经两度离婚，她是米尔顿·贝尔的前妻，她和比利·罗斯到加拿大一起旅行，住旅馆时，分别化名为乔尹斯·罗森伯格和威廉。但是，一个报社记者发现了他们的把戏。此后，在泽费尔德剧院楼顶的办公大楼里，乔尹斯把自己关在罗斯的浴室里割腕自杀。后来警察赶到，撞开了门，把她救了出来。

在询问时，罗斯说过：“当时我在找我的妻子埃莉诺，我在给她打电话。”后来，罗斯又否认他说过这些话，但埃莉诺的确是冲到现场，证实他说的是实话。

这以后不久，一个星期天下午，埃莉诺又发现她丈夫和乔尹斯一起待在这个房间里。埃莉诺感到两次被欺骗，于是决心寻求法律的帮助。不仅好奇的小报读者喜欢别人的风流韵事，而且这个案件中的人物还能够满足各种层次人们的口味。这个三角戏的每个人物都是社会关注的对象：埃莉诺是上届奥运会上的游泳明星；乔尹斯是一位电视明星的前妻；而比利·罗斯是范妮·布赖斯的前夫，他本人还是著名的乐队总指挥，一名睿智的专栏作家。

由于还没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各种报纸的头条新闻空缺，正好把称为“罗斯夫妇之战”的新闻放在了醒目的位置上。这桩婚姻诉



讼案，就是由夫妻间的口角发展成为法律纷争而倍受公众关注的一个典型例子。

尼察主持了一个碰头会，以便阻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大。罗斯和他的律师亚瑟·海斯在尼察的办公室里见到了埃莉诺。

尼察按照本次会谈的初衷提出：埃莉诺应该得到和她过去生活水平相当的赡养费，以后再根据罗斯注册的财产，提出一个合理的、大家都能接受的财产解决办法。

大家还没来得及开始讨论赡养费的具体数额时，罗斯的律师海斯便特别提到他最赞同的民权运动，还高谈阔论地阐述了他的观点。罗斯一挥手，打断了他的话，说：“亚瑟，现在讨论的是我的问题，让我来唱主角吧。”

尼察对罗斯的话感到惊奇。罗斯宣称，他本人懂得法律，他从一位著名的律师那儿得知，纽约州法庭无权提出财产解决办法，法官也无权这么做。

对这一点尼察表示同意。尽管如此，尼察还是询问了罗斯这样做的原因。因为，刚才罗斯提到的纽约州关于财产的解决办法的法律条文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婚姻关系中的一方，要先主动提出财产解决办法，并且，这个办法也符合当时政策的规定，正如税收和其他保险赔偿费在法律文件中有明文规定，并且为公众所接受一样。

罗斯马上宣称，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拿一分钱来作为财产补贴。至于赡养费，他表现得同样傲慢。他提出的赡养费数额，后来被证实还不到州最高法院裁决给埃莉诺的 1/3。

为了让这次碰头会友好轻松地进行，尼察预先就声明：他们不会提及罗斯的行为，更不会向他鼓吹什么伦理道德。然而，对于罗斯对法律知识只略知一二却盛气凌人的表现，尼察仍旧感到很震惊。因为一般在这种情况下，罗斯应该对自己的言语稍微有所收敛，但义愤填膺的却是罗斯而不是他妻子——其实，她只是要求经济补偿，来保证她财产上的稳定。

碰头会结束后，尼察失望地对他的助手说：“我们现在最好封舱



备航吧，我们的航程将会漫长而又充满狂风暴雨。”

令尼察沮丧的并非是在钱的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事实上，罗斯这个以狡猾著称的商人完全可能是首先表明态度，以便将来好讨价还价。尼察认为，令这场痛苦的斗争在所难免的主要原因是罗斯的律师的态度。

一个当事人，尤其是婚姻争端中的当事人情感错综复杂，根本不能指望他作出明智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律师应该坚定地全面控制整个案件，否则他就会伤害他的当事人。律师既不能因为辩护费，也不能因为私人友谊而偏袒自己的当事人，以讨得当事人暂时的欢心。一个处于法律纠纷中的人，不只是需要朋友，更需要法律的帮助。当事人得到律师公正而熟练的支持和帮助，他就获得了最高形式的友谊，私人感情绝不会起任何作用。如果律师为了取悦于他的当事人，允许当事人随心所欲，他可能只是暂时获得当事人的好感，但最后，他们双方都很可能陷入无法收拾的麻烦之中。

在同样的情况下，如果被告律师是尼察，他就会把他的当事人领进议事厅给他讲道理。他会建议当事人依法给对方一笔财产，及早解决他引起的麻烦。尼察会对当事人说，他的地位很高，所得利益还会增加（这里边包括可能节省他和他妻子给律师的辩护费），而更重要的是他能得到心灵的宁静，不必上法庭，同时能够避免其丑事宣扬，至少他还能得到妻子对他所犯错误的谅解。然后，尼察便会运用他的技巧，用最朴实而又最合适的语言引导他们，让他对庭外解决坚定信心，不必上演一场法庭闹剧。

罗斯案件和许多其他案子一样，卷入了许多知名人士，这本来就应该小心避免公开化，更不容许一点一点地抖出其内幕。从罗斯胡纠缠蛮缠的过程中，尼察能预见到，罗斯会犯下许多法律错误并且造成许多战略失误。

双方力量的第一次较量是，尼察代表埃莉诺提出诉讼期间的临时赡养费。罗斯宣称说，这笔费用应该完全被拒绝，因为她就住在贝克曼 33 号——他们共有的豪华公寓里，而且他现在已被埃莉诺赶出，



那些挂在墙上的油画花费了他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他冒着被保险公司指控的危险，并且他只能住在他的泽费尔德剧院宿舍里。他还争辩说，埃莉诺在上届奥运会游泳比赛中夺得冠军后，曾获得了他的许多礼物，完全有能力养活自己。他的律师也辩解说，根本没有任何必要付给埃莉诺临时赡养费。

临时赡养费的作用就在于避免诉讼悬而未决期间，妻子不至于因为缺乏生活费而屈服，她有保持过去的生活水平的权利。与哪一方提出诉讼没有关系，妻子有此权利。为了谨慎起见，法院都会批准给妻子一笔临时救济金，直到案子判决下达为止。最后，才根据孰胜孰负来决定是否判给其赡养费。

因此，临时赡养费并不能决定争端的是非曲直，也不代表在审判时妻子就能获胜，它仅仅表明：妻子应该有同样获得成功的机会——它只是一个必要手段，以让妻子在等待出庭宣判的漫长时期不至于经济崩溃。

在美国的许多州里，临时赡养费是由双方的诉讼书决定的，这毋需审判，毋需传唤证人，也不需要互相盘问。既然它的目的是填充妻子暂时的经济空白，那么临时赡养费时终审判决并不起决定作用，终审完毕后，永久性赡养费有时可能比临时的多得多或少得多，或者全部予以否决。

但是，法庭对诉讼书上的条款要进行全面调查——它对法庭的影响深远。因此，纽约州最高法院的肯立斯大法官同意：埃莉诺每周要得到 700 美元的临时赡养费，后来，在附件中又再次允许她可以居住在贝克曼 33 号，如果她不住，还可以申请附加赡养费，以便她能支付一个合适住处的费用。这些费用加起来每周超过 1000 美元，被新闻界炒得沸沸扬扬，说这可能是纽约州历史上最多的赡养费。

如果罗斯的律师并不十分坚持替他打这个官司，那么，有什么能令被击败的丈夫更丧失理智的呢？

罗斯后来提出了一系列的控诉。尽管一开始在回答他的婚姻事实的正式辩解中，他承认他们是夫妻，但后来他突然提起的一件事，又



激起了一轮新的辩论。罗斯否认在过去的13年中他是埃莉诺的合法丈夫。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她和她的前夫亚瑟·加里特的离婚并不是合法的。罗斯宣称，加里特在他离婚的前一年错误地宣布他是加州居民，而这正是法律规定所不允许的，他们的离婚是无效的，埃莉诺现在仍然是加里特的妻子，而不是罗斯的妻子。

这个攻击在新闻界掀起轩然大波，各大报纸皆竞相登载，追根溯源。

纽约最高法院便下令传讯亚瑟·加里特。加里特不得不苦苦回忆、思索他13年前的那桩离婚案。他被仔细盘问他在哪些地方住过，曾投过谁的票，在哪里交税，在哪里表演过。

后来，法院又传讯了一个加州税务局代表以及一个得克萨斯州的证人，后者曾说加里特打算成为得克萨斯州居民。另外一个加利福尼亚证人说，他在美国音乐公司工作并为加里特订过机票。

尼察及其助手坚持要亲自询问这些证人，以便在法庭盘问时能让他们出庭作证。法院同意了他们的申请，并责令罗斯支付他们的旅途费用及律师费。

尼察认为，罗斯根本无权在纽约对加里特离婚案提出法律怀疑，而且，还给他的律师准备了一枚重磅炸弹。埃莉诺此前并没有出席这个离婚案，因而外界会以为这桩离婚无效。尼察建议加里特向加州法院申请公开他的离婚案，以便让埃莉诺出场作证，让法庭出示无可争议的裁决，这样，任何第三者都不能再挑起事端了。加州法院同意了这个申请并公开了离婚判决书，宣布说：“当时好像已经结了案。”

自从这桩婚姻诉讼案公之于众以后，罗斯便不断地对舆论界散布他的言论。但是，罗斯大错特错的一着棋是，他疏远了公众舆论。舆论界也表现出了对他的不满，如专栏作家罗伯特·拉克就谴责罗斯：“攻击自己婚姻的合法性，就像在攻击美国公平竞争的核心观念一样。”

尽管这桩诉讼案引起了广泛的舆论关注，但是，尼察仍然让埃莉诺严格保持沉默。她也确实被激怒了——妻子最不能容忍丈夫说根本就没有和她结过婚。尼察为了振作她的士气，发表了一篇简短的声明。在这种情况下，尼察试图直击对方最脆弱的部分，说罗斯的控告“不



但是无稽之谈，而且是历年来最不体面、最不光彩的行动”。

罗斯和他的律师们继续四处散布谣言：他提出离婚之举是反对埃莉诺，指责她行为不轨。为了支持他的控告，他又要求传讯一名黑人女仆——她是他们夫妻俩朋友的仆人。

当时，科斯特洛公司正在就一项合同起诉尼察的一个当事人——环球图画公司。为了处理这个案子，他不得不赶到加利福尼亚。但是，在加州，尼察调查清楚了多年前发生的事实。那个只为埃莉诺的朋友工作了4周的女佣，最后承认她的话全是谎言。后来，尼察律师也找到证据，证明了女佣的证词纯属编造和虚构，她是在雇主的指使下作了伪证。

加州法院以故意诽谤罪要拘捕罗斯，如果查实罪名成立，要么坐6个月的监禁，要么罚款500美元，要么两者兼之。

罗斯诬告的阴谋破灭后，他不得不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希望快点结束自己造成的公众舆论影响。在会上，他承诺只要纽约的案子一结束，他就会马上到加利福尼亚去接受指控。同时，他仍然继续指责埃莉诺对他不贞，以便促成她同意离婚。

面对罗斯的公然攻击，尼察这一方再也不能沉默了。埃莉诺对报上所说的罗斯和乔尹斯·马修斯的暧昧关系痛苦不已，认为受到极端不公正的待遇。尼察为了平息她愤怒的感情，安慰她说那只不过正好暴露了罗斯的言行不一致，因此要战胜他在新闻发布会上散布的言论。现转载尼察发表的部分评论如下：

比利·罗斯和乔尹斯·马修斯双双飞抵加拿大时，化名为威廉和乔尹斯·罗森伯格。当时罗斯就扮演了丈夫的角色，虽然他并没有和那个女人结婚。后来罗斯攻击罗斯夫人和其前夫亚瑟·加里特的离婚，于是顺理成章地宣称自己不是和她结婚达13年之久的丈夫。现在他又要求上诉，要和他自称不是妻子的女人离婚。同时，罗斯假装成要和不是他妻子的乔尹斯·马修斯结婚。诡辩说他没有和他妻



子埃莉诺结过婚，最后又说，尽管没有和她结过婚，但是还是要和她离婚。显然，他自己也有点糊涂了。我们希望法庭能帮他把事实澄清。

荒谬常常被用作有效的进攻武器，其原因就是它旨在攻击自尊，而不在于是否合乎逻辑。邪恶就等同于才智，因此它往往助长了一个人的个人主义的滋生。这就是为什么最臭名昭著的罪犯在公开言论中，总是极力粉饰其丑行的原因。但是，要让人看起来像个傻瓜，需要最令人痛苦的自我贬低。罗斯生来就知道荒谬的价值，因此在他攻击埃莉诺的另一个插曲中，他运用得完美无缺，滴水不漏。

罗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非常愿意解决他们的争端，但正因为埃莉诺的无理取闹，才使得这场争端拖延至今。埃莉诺抨击他是十足的吝啬鬼，而不愿接受财产调停。他向新闻记者做了如下辩解：

“和我相比，埃莉诺完全正确。吝啬鬼就是慈善家。例如，我们结婚以来一直住在贝克曼的5层公寓楼里，那里只有一个电梯，还常犯毛病。家具都是些二手货，全是由奇彭代尔和其他18世纪的工匠设计制造的。

“她用的王冠形圆盘有的已裂开了口子，那套保罗·斯东银餐具也是乔治三世国王弃之不用的古董。

“墙上的图画更是糟糕透顶，全是劣质赝品。夏天，埃莉诺就待在蒙基斯科别墅里。这个别墅只有30间小木屋，一个游泳池，一个网球场和一个私人电影院，而且里边也只是一台放映机。在我们的私人高尔夫球场里，埃莉诺不得不把球重新漆了再打，因为我没有许多高尔夫球。

“至于说请仆人，我是坚决反对的。我只雇一个小工，一个厨子，3个看管花园的人。更糟糕的是，埃莉诺只有一个贴身女仆和一个洗烫女工。

“她每年只有17000美元零花钱。说到买私人小轿车我更吝啬，如果她不用我们那辆可怜的凯迪拉克车，她便不得不忍受去坐大马车



的痛苦。有时候，她只好乘出租车。

“她的衣服大多数都是些破烂玩意儿，是劣等裁缝用破布缝缀起来的。有时，可怜的埃莉诺不得不穿同一件晚礼服而出入同一天举行的各种舞会。她只有 113 双鞋、41 件马甲和 11 件毛皮外套。我承认，我绝不会给她买一件 80000 美元的貂皮大衣。

“冬季来临时我尤其吝啬，并且不让她离开我。我从来不让她在佛罗里达或拿骚度假超过 3 个月。如果我领着她到各地旅行时，我就让她自己掏钱买明信片。

“至于说珠宝首饰，那都是过时的旧货，并且只有 92 种不同的式样，其重量我羞于承认，总共还不到一颗 200 克拉的蓝宝石钻石。她叫我给她买那颗‘希望钻石’，我狡黠地说它会带来坏运气而拒绝了……”

对于这些抨击，罗斯夫人对他感激不尽，因为他的所作所为，为罗斯夫人在终审时得到永久性的赡养费提供了证据，从而保证了罗斯夫人在离婚后能过上高水准的生活。

这个事件很好地说明，当事人自己在策划辩解时可能会犯下大错误。同时还说明，在诉讼期间最好保持缄默，不乱发表评论，这是一条大彻大悟的原则。自我申辩性的言论不能在审判之前发表，如果一旦发表，很可能被对方利用。

这场争端愈演愈烈。罗斯的律师试图申请允许罗斯占有他的贝克曼公寓及其他财产，但法院拒绝了他的要求。

到此时，每人都翘首企盼，希望早日开庭审理这个案件。

在罗斯发布的各种声明中，他说：“如果这是一场戏，而对方又想要财产时，我会把它们给她。”他发出威胁，说要提供他指控和攻击的全部证据，把整个过程全部抖露出来。

尼察一方对提供证据的事只字未提，但是可以预料，乔尹斯·马修斯插曲将会有详细的报道。报纸的头条新闻和人物特写专辑，已使得这对夫妻间的私人矛盾成为人们嘴边的奇闻笑料。

埃莉诺则潜心准备她的证词，尼察以前还从没看到他的当事人如此专心致志。她拒绝喝鸡尾酒，吃得也很少。她和尼察常常一起工作



到深夜，直到开庭前的最后阶段，才增加了一个小时的睡眠。

尼察向埃莉诺介绍了一些回答对方律师盘问的技巧，譬如：如果盘问者的问题出现漏洞时，应该怎样行事。在完全掌握了回答盘问的技巧之后，她马上又迫切地要求进一步训练。她把在奥运游泳赛上勇夺冠军的决心和勇气，完美地运用到现在面临的陌生任务之中。她鼻梁上架一副眼镜，一副勤奋好学的派头。她作了大量的笔记，并不断训练自己记住重要的日期及事件——如果不做笔记和训练，这些事件对她来说就成了一团乱麻。

那些重要的证人，也欣然同意为埃莉诺在法庭上作证。虽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卷入这场纷争，但是，他们对埃莉诺的同情和喜爱战胜了勉强的态度。当所有的证人都找到时，尼察也作好了盘问与剖析罗斯和他的证人们的准备。

大法官詹姆士·麦克纳利是主持这次审判的首席法官。他面部平静、慈祥、善良，有时却突然变得严厉无比，秃头上闪烁着光芒，似乎根据心情变化，表情时而微笑，时而生气，而且说起话来喜欢用省略词。

在开庭前一天，罗斯和他的律师宣称，他们对这次审判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这条消息被报纸登载在头版的醒目位置上，使即将来临的审判激起了全面轰动。

据说，法庭里新装了 100 条电话线，是专门给国内外的记者准备的，只有 20 个座位留给了观众，60 个座位早被知名出版商抢占一空。

在开庭的那天上午，报纸的头条新闻都称“罗斯夫妇之战开火了”。报纸上面刊登的巨幅照片足有一个版面宽，同时还描述了当时法庭上的情况，包括旁听者和首席法官的情况。一家报纸甚至不惜版面，介绍罗斯夫妇之战的历史根源，据说，这场战争持续了 30 年之久。

在开庭的那个上午，罗斯在出庭的路上对人们说，在证人席上他要说出全部真相。有家报纸说罗斯有 20 个证人。

法庭入口被重重围住，使法官、律师及当事人无法进入。尼察一行试图从后门进去，但在那里也同样遭到记者、摄影师和观众的包围。最后，当他们艰难地进入法庭时，罗斯和他的律师已经坐在那儿了，他们